

杜宏剛
邱瑞中
韓登庸

劉 矜
閻崇東

主編

韓國文集中的明代史料(八)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目錄

黔澗集

趙靖著 〇〇一

溪隱遺稿

李廷立著 〇三一

五山集

車天輅著 〇三七

琴易堂集

裴龍吉著 〇七七

白沙集

李恒福著 〇八九

柳川遺稿

韓俊謙著 一三三

雲川集

金涌著 一三九

藥峰遺稿

徐涓著 一四五

於于集

柳夢寅著 一五三

滄浪集

成文睿著 二一一

楸灘集

吳允謙著 二一七

蒼石集

李 峻著 二二七

仙源遺稿

金尚容著 二四七

漢陰文稿

李德馨著 二五七

秋浦集

黃 慎著 三五七

芝峰集

李晬光著 三七一

體素集

李春英著 四四三

蘭雪軒集

許楚姬著 四五一

沙西集

全湜著 四五七

訥齋集

崔暉著 四八一

愚伏集

鄭經世著 四九九

趙靖著

黔澗集

趙靖（一五五五—一六三六），朝鮮明宗十年，明嘉靖三十四年生；朝鮮仁祖十四年，明崇禎九年卒。

趙靖於萬曆二十年五月參加對倭作戰。三十三年九月，拜禮曹佐郎。三十八年二月，嶺南名儒咸聚朝鮮王京，擬論己醜事，趙靖亦將上章言之。或曰：北人排劾西黨，若一上此疏，拾爵如芥。趙靖以迹涉阿附北黨遂不言而歸。

《黔澗集》由作者後孫匯集編定於一七〇七年，一七四〇年李光庭校正，初刊於尚州。原集四卷，半頁十行二十字。《辰巳日錄》二卷，半頁十行二十二字，共二百一十二板。

底本藏於首爾大學奎章閣。

送別副使閔叅判赴京

河水千年頌一清。喜聞中國聖人生。萬邦筐篚呼

嵩泰五彩祥雲繞玉京。

黔澗先生辰巳日錄

萬曆壬辰四月庚十四日。得官帖。始聞倭寇數百艘現形

于釜山東萊等水界云。公家以軍馬調發事。令星馳閔

里驛駭矣。○十五日。聞鶴峯令公以刑曹參議德密錄。特

拜右廂。○十七日。右廂之行。取路竹峴。顛倒出去。立叙馬

頭。則昨夕在中原忠。聞變。終夜馳驅。平明入州。急赴本營。

而釜山東萊梁山等地皆已陷。城主將被殺云。經樞儒臣

不閉弓馬之技。而猝遇勁敵。何以制變。昇平日久。遽聞此

報。心膽俱墜。罔知所措。○十八日。流聞邊報日急。羽書旁

午。沿邊列陣。以次見陷云。而連見烽燧。每準一炬。此甚可

疑。或云變出左道。故右火一炬。又云賊計奸黠。先滅邊烽。

自舉一炬。以杜內兵之援。故烽火常一炬云。○十九日。得

非仲先生之神。在州內書。倭奴連陷東萊蔚山等巨鎮。已

迫密陽。先圍無訖。驛里云。邊報益急。而制勝無策。人心洶

懼。舉有深入避禍之計。言念國事。五內如焚。如我駕劣。

上不能為國謀。下不能為家計。老母妻孥。無地安頓。我生

不辰。何至此極。○二十日早朝。聞州伯金。解自下道敗還。出

見于路左。仍問所由。則曰。與咸昌倅李。率領一二運軍。

數千餘人。到星州地。承方伯指揮。旋向大丘。將以為外援

之地。纔到洛津在仁同星。則石田地有倭寇數十餘輩。自

山脊下來接戰。我軍之前行者。盡被壓滅。勢不得支吾。吾

等僅以身免。達夜馳還云。咸倅亦隨後而至。一行飢餓。悉

余求飯甚懇。即邀致到家。出饋酒食。備聞其所未聞。咸昌

聞慶高州三邑軍。全數被戮云。其說尤慘。自聞此報。莫知

所為。家藏什件。未遑料理。奉神主納於櫃中。埋安潔處。當

晚。非仲奉慈氏先發。向州西北長之山。妻屬及上下老弱

五十餘人。隨而偕去。吾與次兒。畱待基遠先生之長子。十

故。返還。當午乃發。暮投北長寺。則一行皆無事。已到矣。州

內及諸處士族之家。舉皆奔竄。顛沛動勦。道途騷亂。號哭

之聲。上徹雲霄。○二十二日。一行俱發。住于寺西九菡

村。金。夕間助防將梁士俊入州。○二十三日。雷九菡。始

聞石田之敗。非直倭奴也。乃其近處避亂之人。屯聚山谷。

見我軍至。相與奔走。往來之際。我軍先驚。以謂倭寇潛伏

以過。徂旅。訛言洶起。不能止息。故伯與咸昌倅。內怯外眩。

棄師徑退。弓矢糶糧。充滿道途。至有棄其乘馬而去者。州

人金俊臣。以率領將領。初運先導。故未知軍驚失師之由。

過峴畱宿。恠其後軍不繼。偵探其故。進退狼狽。不得已領

其所率。前到大丘琴湖之濱。則或騎或步。自府內出來者。陸續不絕。意其倭寇陷大丘而上來也。舉軍亦一時驚動。棄甲曳兵。逃走之不暇。有如昨日石田之潰。倭臣亦計無所出。撥馬馳還云。噫。徵兵赴援。本欲禦敵。而虛聲所動。尚且如此。設遇賊鋒。誰肯有冒矢石竭死力者哉。民散久矣。至魚回不足言。食祿委質者。庶可以殉國。而臨亂苟免。甚至棄師先逃。如彼負國。擢髮難赦。○夕聞防禦使趙徵八州。○自石甲琴湖之潰。本州軍馬。并皆亡匿。牧伯來住空城。莫知所為。先遣其妻屬。置之深谷。自匿郊藪間。以為觀勢走避之計。而下吏官屬。僅許散去。城門四開。寂無一人。以故助防防禦等使之入。徵發無由。供億饋餉。亦無主管。艱得水漿。救其飢渴。旋即發向下道云。牧伯逃去之意甚切。而首吏一人。獨守空城。牢執不捨。不得自由。茲尚雷滯。而秘其蹤跡。潛藏深密之處。無倡義勤。王以守堡障之意。守土者如此。他尚何言。○二十四日。雷九滿聞巡遣使李鎰自咸寧入州。午遇巡邊裨將卞有獻於路上。則曰。主將八州。將欲雷陣。以為禦寇之計。而軍民盡散。只餘空城。使余巡番山谷間。溫言通諭于逃民。使之及時還聚。而倭寇聲息。則密陽陷城後。更無他報。尹暹朴篤全為從事。來在幕下云。隱避之人。自聞此語。俱有還聚之心。負擔下

歸者。麥牛不絕。軍卒之入城者。亦近四五百云。噫。若使牧伯曾無石田之逃。而繕治甲兵。以為堅守之計。則民心豈至於潰散。軍容豈至於挫却也。○夕聞半刺城主權吉率三運軍到高靈縣。前有騎步僅三四十人。自玄風路驅馳而來。我軍疑其為倭奴。一時潰散。無異琴湖之敗云。大駭前聞咸倅之言。石田之變。一軍盡斃。兩倅僅以身免云云。而今聞逃卒之言。則所謂石甲琴湖高靈等三處之變。皆未接戰而潰。故別無殞命者。且點檢奴僕及閭里之赴軍者。則亦皆生還。以此推之。咸倅所謂盡斃云者。是必以無端棄師。懼其不免於軍律。搆出無實之語。而欲掩其已罪也。傳聞星州大丘等守宰亦皆棄城逃歸云。嶺外諸鎮。將有不攻自破之勢矣。○二十五日。昨聞裨將之言。倭寇聲息。似不迫急。故將欲還家。更候邊報。緩急。以為再避之計。閭族凌晨發行。朝炊北長歧路傍。忽見一人持槍劍急來。曰。倭奴已迫州南五臺里。向晚將犯邑城云。雖聞此奇。而昨得裨將之言甚悉。故猶不聽信。姑向山寺。竄得的報矣。纔入寺門。忽聞倭奴已入城底。接戰云。食頃。亡卒敗兵自露陰山頂。赤身逃竄而來者。不可勝記。或被槍矢。或中鐵丸。血流遍體。慘不忍見。皆曰。我軍今已見敗。死於戰場者甚多。諸將士一時奔北。俱入此山。倭奴追逐。今當上山云。

我等業已到此。猝聞此奇。莫知所爲。吾與裴仲奉慈氏及諸屬。取路壑谷。直越前山。山高萬仞。峻急如削。寸進尺退。十步九僵。前挽後擁。或負或攜。過半始得踰嶺。促飲糜水。然後氣暫蘇差。俄而鞍馬追到。山路亦不甚險。故四行皆無馬。吾與兩兒徒步以隨。初更得投狐洞。假宿於村氓之家。路中遇裨將之敗來者十餘騎。皆是出身之人也。問其取敗之由。則答曰。我等皆是忠清道防禦使邊璣之裨隊也。昨自清州聞賊報甚急。陪主將晝夜倍道。今早始達此州。將與巡邊令公合謀禦敵。籌畫未定。賊鋒已迫。相與接戰于北川之邊。賊勢滔天。勇悍百倍。鐵丸四面如雨。我軍奮氣。僅皆退縮。了無殊死之意。雖帶弓箭。百不一發。相接未久。有同瓦解。兩帥皆抽身遁去。生死莫知云。○二十六日。聞賊奴尋覓諸山。抄掠滋甚。一行皆入狐洞前深谷。潛藏巖穴。折薪爲障。仍宿于巖間。州人之避亂者中爲巡邊裨將所諭。二十四日。無遺下還。忽於廿五日之朝。倭奴猝至。乘勝長驅。四面追逐。閭里士女。僮仆道傍。死傷無數。而露陰諸麓。則以將士亡入之故。搜剔特甚。見輒殺戮。山蹊林著之間。積尸如丘。不知其幾千百人。巡邊防禦等使自京所費求軍裝。幾至四五十歐。分授軍卒。使各售勇。而不發一矢。僅皆投棄。倭奴皆收拾而去。所謂藉寇兵者不幸。

近之矣。○河師停洛及其子鏡輝皆遇害。鏡輝則可以疾走免禍。而以其父母之故。不得獨避。倭奴見其執弓。斷其兩臂云。此尤可哀也。後座○二十七日。流聞倭奴窮探深谷之報。去夜夜未分發行。取路西麓。平明到一壑。去狐洞幾三十里餘矣。逐日步行。兩足皆腫。扶杖偻側。困不可言。洞西有一山甚高峻。山頂有土城。乃故人避亂之所也。牧伯衙屬來住其處云。聞倭寇入州城。焚其官舍。諸處城外巨室亦多遭火。餘倭則散處州城內外。日以攻劫爲事。馬匹則無遺收去。輸其卜物。雞犬牛隻亦皆攫去。以供朝夕。率妓張樂。連日醉擊云。○二十八日。夕後踰北嶺。宿于村舍。坊名蘆洞。乃聞慶地也。○三十日。雷蘆洞。以木一匹。得皮粟三斗。黃豆三斗。赤豆一斗。於隣媪。又用木半匹。換橡實十五斗。搗整去皮。則僅七斗許矣。垂囊之際。得此數種。可以供上下八九日費。何幸如之。平日。只知橡實之爲可食。而未嘗親嘗之。今始取啖。則味頗溫甘。有勝黍粟之飯。於療飢亦甚有力。此真吾長物也。○奴子來自長川。始聞消息。兩家所藏。盡數探出。縱火閭里。五十餘家。一時灰燼云。當初出避之時。勢極窘迫。破衣十餘件外。他物一切不齎。異日設不死於鋒鏑。而數多家屬。何以料生。旣無室家。不可以土處。又無衣食。不可以墊藏。却悔當日輕作。

遠遁之計與其中途狼狽僅死於窮谷之中不若堅坐故里效死於先廬側之為愈也。

五月^庚二日雷廬洞奴輩自州內還傳言州內倭寇連續不絕散處閭閻晝夜攻抄人不安接大槩賊徒之中本國之人太半相雜人或諦審其顏面則多是積年往來之鹽商其言語不類島夷假著倭服削髮混迹如見前日識面之人則輒截頭回避此輩肆毒尤酷窮搜深僻之地其害有甚於本倭將來之患亦不啻外寇而止痛甚痛甚○三日聞申砬來住烏嶺設柵塞路以為勤截之計云○四日聞申砬以烏棧阻險不可以用武退陣中原之地云將來勝敗雖未逆覩而天險重關棄而不守防禦之策亦豈云得○五日主媪進粟米酒半盞椽實酒數鉢金澄亦送櫻桃一筍仍念今日是天中節也節物猶在時變至此流離一隅不得還土松楸一酌奠酌無由親物與感方寸若煎我生不辰尚寐無覺仍記少陵賞應歌棗杜歸及薦櫻桃之句此得捷報所作也喪亂之丁適符古時而歸及薦新邈無其期三復遺篇悲感塞會推食仰屋知我者其誰稚兒輩不知為客土之可苦此日之可悲嬉戲膝下有若平時在家者然賴此遺懷誰得以嗔喝也○變作之後流民相聚乘其無守偷竊為事或假倭威白晝攻劫所在成黨

其勢亦熾腹心之憂有甚海寇今當晨月而四野無荷鋤之民來秋不稔執此可卜設令外寇退去而將來域中之警豈保其必無也民憂國計百無善策天安艱難何至此極言念及此氣塞忘言意生逢聖君濬吾出天休養生息垂三十年內無嗜音雕墻之失外絕遊牧驅騁之豫深居側席勵精求治此誠三代下不易得之良會而以言其內則朝著之不靜如彼以言其外則醜虜之陸梁至此天乎時乎厲階誰生肉食者謀之而謀之不臧蠶食者行受其殃志士漆室之瞻安得不輪囷也○六日過自京逃來之人乃是吾州之上番騎士金彥希也言申砬見敗於忠州京畿防禦使領精兵來禦于竹山地亦不利退去倭奴長驅如入無人一兩日之間直抵漢津城中吹角徵發而無一人赴義者自上知其有瓦解之勢前月之晦大駕西狩于平壤大內無主人心益撓百僚奔避有同烏鼠門外之人爭相撤產入城城中之人則已知城守之不固駢闐出門惟恐不及宮闈諸寺烈火遽起烟焰漲天咫尺不辨城中上下只以偷活苟免為意了無持甲堅守之計大都見陷不出朝夕吾等雖欲畱番上無所屬外無所援不得已循山逃來云噫嶺外凡幾邑而曾無一人男子倡義勤王以致賊奴衝斥直搗內地所恃者惟京城諸郡

也。賊徒雖多。而豈過於本土之林立。刀劍雖利。而亦豈能當我騎射之強勁乎。苟能據有城池。堅壁固守。俟其自困而出戰。兼舉嶺外精卒。自下夾擊。則腹背受敵。進退狼狽。匪如之徒。將見自殪於鋒鏑之下矣。計不出此。賊騎所向。惟恐奔潰之不暇。空城棄陣。任其自來。何憚而不入也。此非力屈而不勝也。乃我之不肯求勝也。非倭奴困我也。乃我之自取滅亡也。憤歎之懷。已不可言。而二百年衣冠。一朝將變而用夷。凡有血氣者。寧能處此壤地求活耶。遷邠之厄。太王之所不免也。而從者如市。竟基瓜分之錄。幸蜀之禍。玄宗之所不幸也。而干城得人。卒成中興之業。若使天命未絕。則轉敗為功。固亦不難。而第未知今日之人心。猶周民之如歸市乎。今日之摠兵。猶唐家之郭子儀乎。社稷不守。而金湯為虛設之險。國本未定。而民心無係望之地。人謀至此。天道寧論。言念及此。長痛欲絕。○聞自湖西上來之倭。其麗亦多。歷陷青山。懷仁。報恩。清州等諸邑。直指京城云。自聞大駕出巡。人心益撓。雖在深山窮谷之人。莫不喪心墜膽。若無所倚。舉作分散之計。失業之人。功於飢渴。相聚為盜。攻劫以資。道路阻塞。人物不通。強吞弱。眾凌寡。胥矣。賤人。取矜者士族也。遭世不辰。傷如之何。○八日。雷蘆洞。派聞上京之倭用書契。欲邀見李德馨。

以講和事。且令我國先導。直指燕都。將欲侵犯。上國云。此報信否。時未的知。而若果如此。則國事不幸。有不忍言。趙宋之於金元。前驗已明。况棄順從逆。謀及天朝。豈有此理也。國可亡。其不可聽從決矣。昨年見鶴峯令公。語及通信之事。詳聞其言。鶴峯前在日本之日。彼虜已有吞噬大明之志。欲令我國為先驅。而所答國書。亦及此語。鶴峯不勝憤惋。連書累牒。極陳其不可越禮犯分之義。則彼虜瑟縮。回互其說。以掩其狡詐之迹。鶴峯欲窮強辯。發其情狀。以為防微杜漸之計。而上使黃允吉書狀官許。箴輩謾不慮國事。只以觸忤倭奴。將見侮辱為大懼。自立異論。以逢倭意。此鶴峯却被掣肘。終不得伸其志節云。越至今日。虜果以此事恐喝。則當初不能力折之罪。黃許豈能免萬死哉。且其令我國先導者。蓋將陰求弊端。意在於滅虜也。其將俯首而聽命乎。為今日計。上下協力。務講修攘之策。銳意自治。益堅攻守之計。則彼懸軍越海之寇。曠日持久。將有不戰自斃之勢矣。或者以人心沒散。各自逋播。遽難收合為慮。此則不然。狂妄之餘。猝遇勁寇。加以上無良將。軍律不明。望風奔潰。列鎮皆然。則以無恒不教之民。其誰肯冒死地而不避也。今則變作浹月。齊民之避八山谷者。晝不得緣畝。夜不得入室。齋糧且乏。將至顛危。

爺孃妻子。各不相保。莫不扼腕切齒。相與偶語曰。叢爾鳥
 醜。令我輩至此。我等若能各自致力。賊勢雖銳。寧無勦滅
 之期也。窮谷之人。或相屯聚。其徒倭奴之三四分抄者。輒
 皆奮擊捕殺者。比有之。默窮則搏。其理固然。若有才略
 兼人者。倡義特立。發號求募。以為敵愾亂之舉。則嘔吟
 之民。知有所歸。倚以為重。數萬之卒。將見不日而自集矣。
 提此敢死之人。以攻久勞之賊。勝勢在我。軍容必振。除兇
 雪憤。其不在茲。而嶺下諸守道臣。棄城先遁。在在皆然。巨
 邑大鎮。無一守城血戰之處。至如吾州之伯。寄宿山寺。乞
 米以資。當此主辱臣死之日。以偷生苟活為得計。可勝痛
 哉。惟半刺權公。接戰之日。冒死鋒鏑。尚可尚。當日之戰。
 巡邊棄城外陣。故接刃未久。軍皆潰走。所謂能射者。亦皆
 擁馬袖手。無一人發矢。以致敗北。若令當初入城堅守。則
 我軍無避走之所。而必擁盾城上。各致死力。可以售弓矢
 之技矣。倭奴所恃者。只在於鐵九刀劍等兩技而已。彼在
 城外。則安得有售勇之路。終之勝敗。未可逆料。而塗地之
 慘。豈至於此極耶。大槩當日巡邊初到。而士卒且小。本州
 及咸昌之卒。摠不過六七百。持此單弱之師。乃敢舍城而
 野戰。其見敗無疑矣。國之安危。在此一舉。而身為命帥。
 料事不密。卒致敗衄。遁逃苟免。其亦與守孤城蔽江淮者。

異矣。〇十一日。流聞清州亦見陷。〇十二日。流聞倭寇之
 上京者。屯聚沙平院。以四出分抄為事。畿內諸邑倉儲。焚
 蕩無餘。故下來嶺外。輸穀以上。而聞慶咸昌亦皆蕩盡。求
 取尚州云。吾州官租。自前陳陳。賑給所餘。尚不下十餘萬
 斛。向來倭奴之入。費用狼籍。州民之取去亦不貲。而猶且
 多在。以此倭奴之留在本州者。堅據不散。以至輸取上京。
 以為久留決勝之計。噫。多峙糗糧。本為軍國之用。而今反
 為齎盜糧。安有若是之痛心者哉。〇閭里牛馬。倭奴全數
 掠去。或以輸糧。或以騎行。或以供膳。而不能勝用。委棄路
 傍者亦無數。山谷間飢餓之民。爭相殺食。一日所屠者。不
 下十餘頭。不出旬朔。閭閻所畜。殆至不遺。設使賊變就戢。
 人歸本業。而耕墾所需。將倚何物。自古喪亂。無代無之。而
 人畜并盡。豈有如今日者也。〇十三日。有飛檄一紙。自宋
 彥明所不知誰所作也。其略曰。祖茲秀言。持其標桿。侵我
 大邦。長驅入洛。而連帥列郡。望
 風奔潰。無或有堅守力戰之人。倭奴如入無人之境。分抄
 間關。阻撓道途。國家垂亡。朝不保夕。凡為臣子者。義難
 忍視。守令節特。雷鄉所及。士中有志諸人等。各
 自致身。召號勤。王克勦。醒奴以復。邦家云云。今見此
 檄。甚強人意。不量區區。心膽輪困。而自顧才力。百不及人。
 徒自腐心而已。州伯雖在。而竄伏巖穴。無意國事。倉儲軍
 米。盡數帖出。費用如土。負國之罪。固不容逃。而監司主將。
 置而不問。務循姑息。王綱至此。賊勢之長驅固矣。〇有

一州吏得見檄文。意州伯或有所處置。持以稟令。答曰。此非朝廷指揮也。乃中間士族輩所為也。吾別無可施為之端。爾可退去云云。○十四日。聞雷州賊徒不過數十餘人。晝則散抄閭里。夜則閉城自守。近日上來者亦不多。有京乏食。下來取糧者比此有之云。似此數小。飢困之倭。得強弩十餘手。猶可以一舉盡殲。而上無倡率之人。人皆亡匿山谷。無所歸屬。徒自張拳永慨而已。○遭變日久。兩麥已熟。登山者率皆乏食。雖欲下去收麥。而道路不通。將至餓斃。民是天民。天胡忍斯。上京之倭。勢難容易殄滅。而自嶺以下。則賊徒既小。若有倡義之人。糾率精壯數百徒。以遇中路。絕其往來。傳逼之倭。則非但派離之民得歸本業。彼八京之賊。進退狼狽。腹背受敵。為日已久。則勢將自困。而計不出此。自畿甸以下。遠至沿邊。凡幾百州郡。而寂無一人舉兵討賊。方伯連帥。乃是國家生民之司命。而亦皆避箴。不知去處。傾城棄陣。付與賊手。賊徒審知國勢解弛。了無忌憚。出入往來。有同空境。人謀使然。何痛如之。○十七日。夕。自州內通文兩道。大迫疊到。略曰。雷州賊徒。僅滿數三十餘人。其餘則皆避入城內。今欲匪無計捕殺者久矣。自數日來。山谷間。凡等七八十人。持弓矢追捕。所殺已至十餘人。其餘則皆避入城內。今欲圍城搜捕。而軍人不多。勢不得施手。令各處散亡之人。當日急齊會赴急云云。即與諸士族等約。以明日早朝。各領人聚會于洛西村。○十八日。早朝。率

此洞軍人等三十餘名。赴洛西。則無一人來會者。不但孤軍無可為之勢。且聞竹巖屏風城津。賊船來泊之報。軍人言有散漫之心。不得已還來寓所。可恨。路上遇孤山文擇善奴。乃自京下來也。備聞其說。去廿六日。被虜為僕夫。持卜馱以行。及到忠州。則自左道上來之倭。其數亦多。分作兩陣。本國元帥申砬。大敗於彈琴臺前。我軍十不一活。賊徒亦多有死亡者。賊奴一運。取路陰竹。直指驪州渡。陽根津。本月初三日。長驅入都。而城門四開。寂無人聲。三關各寺宗廟。諸倉庫等。皆已焚蕩。而倭寇臨陣於鍾樓下。抄糧以食。一運則直路由沙平院渡漢江而入。前後入城之倭。其麗不億云。且曰。大駕晦日四更。避出松都城中之人。一時奔發。人馬踰蹂而死者。在在枕藉。而門外尤甚。積尸如丘。慘不忍見。今聞此言。始知前日金彥希之言。非虛報也。國勢至此。夫復何言。○十九日。雷蘆洞。流聞倭寇留住空城。糧餉亦窘。將欲窮追。大駕所在。仍指燕京。以為存食之計。且欲以其俗易吾俗云。果如此言。寧蹈魯連之海。何忍苟活於裔夷之世乎。○聞長川洞人金鎰陣亡。韓佐良之女。被虜死節云。村巷間。凡民既無家訓。又乏見聞。而倉卒遇變。能以義自守。至以縛束驅迫。而終不渝其素志。信乎秉彝之在人。性者。無貴賤智愚而均賦也。○二十日。

留蘆洞。鶴峯令公會於通信之還。獨言倭變不必速出。而今者賊勢如此。故自 上有拿推之命云。鶴峯前在右廂。軍令極嚴。略不饒貸。羣下震慄。莫不畏服。一與接戰。賊醜退縮。其所斬伐亦多。軍聲將有再振之勢。而遽被拿去。憂悶。○二十三日。聞鶴峯令公中道放赦。更拜招諭使下來云。○二十四日。留蘆洞。聞往來倭賊陸續不絕。多不過六七。小者三四十云。似此不多之賊。捕斬不難。而人皆亡。區區或有為 君父舉義除讎者。痛入心骨。誰與告語。○賊奴犯都後更未聞的報。日取出巡。今 舍何所。西陲長安消息茫然。臣民此日之痛。極天罔顧。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皆誦此句。為前代虛付一嘆。豈謂於吾身親見之也。○二十八日。留蘆洞。聞自京傳通內。士族及平民無故者。斬倭三級以上。賜武科及第。公私賤則從良云。且聞防禦助防將等。皆內領外守令。舉皆棄城逃走。而惟尚州牧率其子弟及孱卒。獨守孤城。效死不去。咸昌倖敗軍而還。逃走不現云云。自 上深褒尚牧。而命誅咸倖云。咸昌尚州。厥罪惟均。而彼輩敢逞私臆。欺罔入啓。以致賞罰之乖當。可痛可痛。

六月廿一日。聞加恩里人及訓練奉事宋建等百餘人。謀擊咸昌尚州雷賊。得射七八人。我軍中鐵丸殞命者六人。

而宋建亦死。建乃興陽人。而中武科者。曾為防禦使軍官。敗軍之後。來在于宮基。思欲殉身討賊。志氣激昂。而竟未大成其志。人皆惜之。○二日。遇自京來人。聞當初倭寇之未入城時。起復金命元為都元帥。出師漢濱。為禦賊之計。而卒伍遽見賊勢鳴張。稍稍逃走。元帥度其不濟。亦退去。賊入空城。無所忌憚。分遣數千餘倭。窮追 大駕所在。倭將則留住都中。以為久住之計。都內之人。自相為盜。使刃攘奪。殺傷無數。士族之家。則出門之後。餓死窮谷者。亦不可勝計云。國事至此。萬無再振之勢。生而為人。目見此時。痛哭何言。○四日。留蘆洞。流聞倭寇侵及化寧縣。且焚蕩觀音寺。洞諸菴。僧輩多被害云。榮兒往寓水落菴。未知名生死。心緒極亂。○五日。粹聞倭賊逼至。與竣弟奉慈氏。扶肩蒼黃入蘇夜洞。○六日。率諸累入深谷。乘夕而還。賊徒分批攻劫者。每趁午前而來。午後則各還其陣。故避亂者夜宿村里。曉必登山。賊徒詢知其狀。名山深洞。并皆搜索。逢人輒殺。兵燹之禍。自古有之。而豈有若是之慘也。○竣弟往蘇夜洞奉慈氏還蘆洞。○七日。得金達可書。慶尚左右道各設方伯。左道則李成任除授。起復申大進為都事。且見平丘驛子所持傳通內。倭徒一二連已皆殲盡。以此賊勢稍挫。方皆下歸云。○九日。榮兒自水落還。煎慮之。